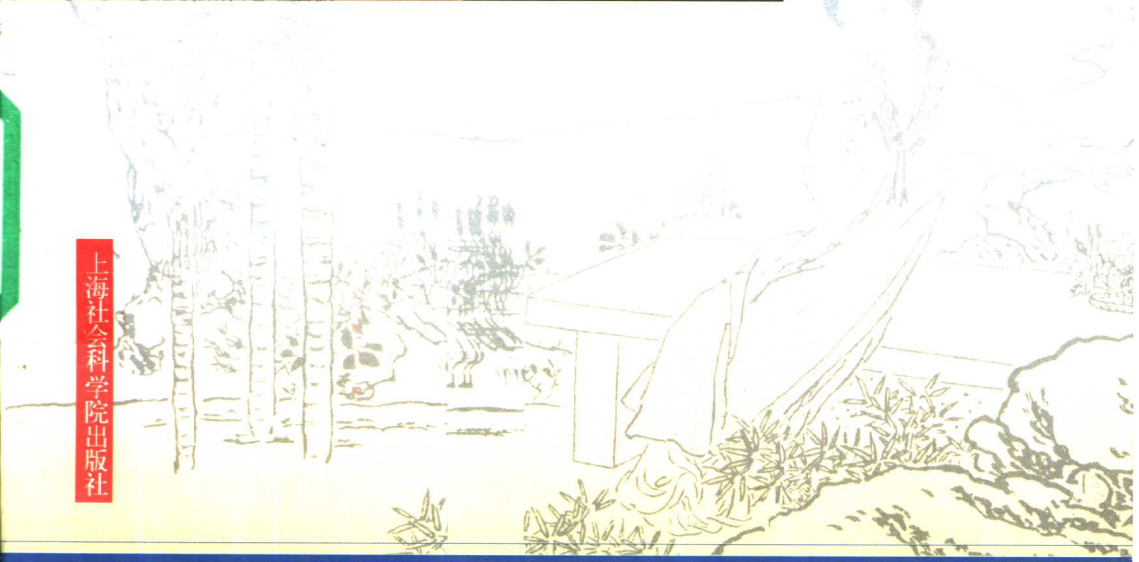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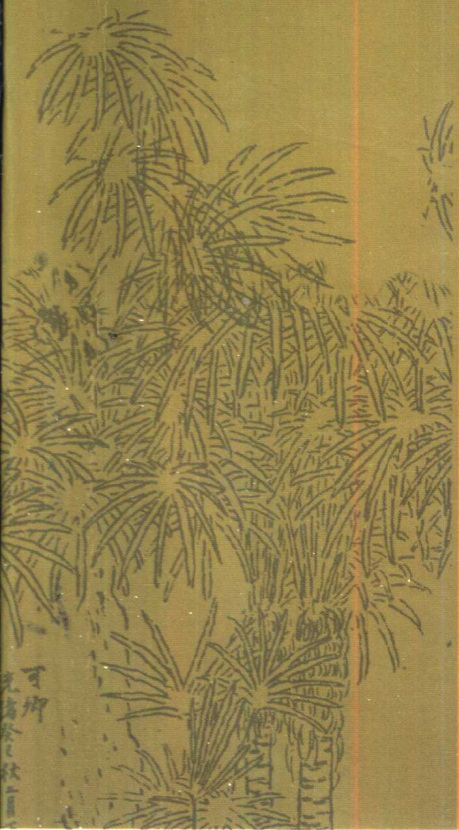


◎ 余英时 著

「清」与「浊」  
「情」与「理」  
「真」与「假」  
「风月宝鉴」之正面与反面

#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I207.411

37

余英时  
著

红楼梦的

两个世界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00514592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的两个世界/(美)余英时著. —上海:上海  
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2

ISBN 7-80618-958-0

I. 红... II. 余...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-文集-  
汉、英 IV. 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7028 号

##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

作 者: (美)余英时

责任编辑: 季风一杨

特约编辑: 谷 玉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(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: 8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03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6000

---

ISBN 7-80618-958-0/I·215 定价: 24.00 元

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 
中文简体字版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

黛玉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根并荷花一茎香，平生遭际实堪伤。  
自从两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乡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12/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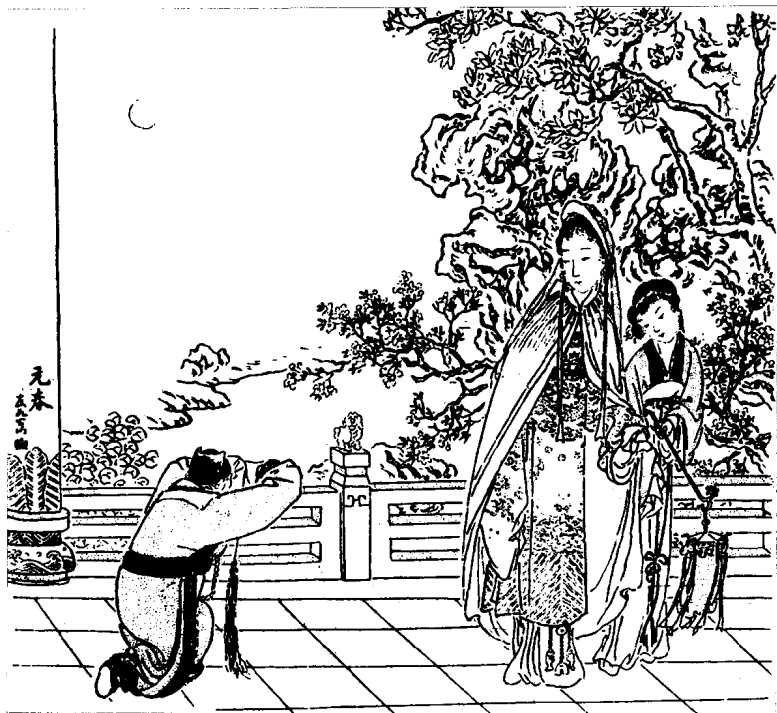


宝钗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。

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元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二十年来辨是非，榴花开处照宫闱。

三春争及初春景，虎兕相逢大梦归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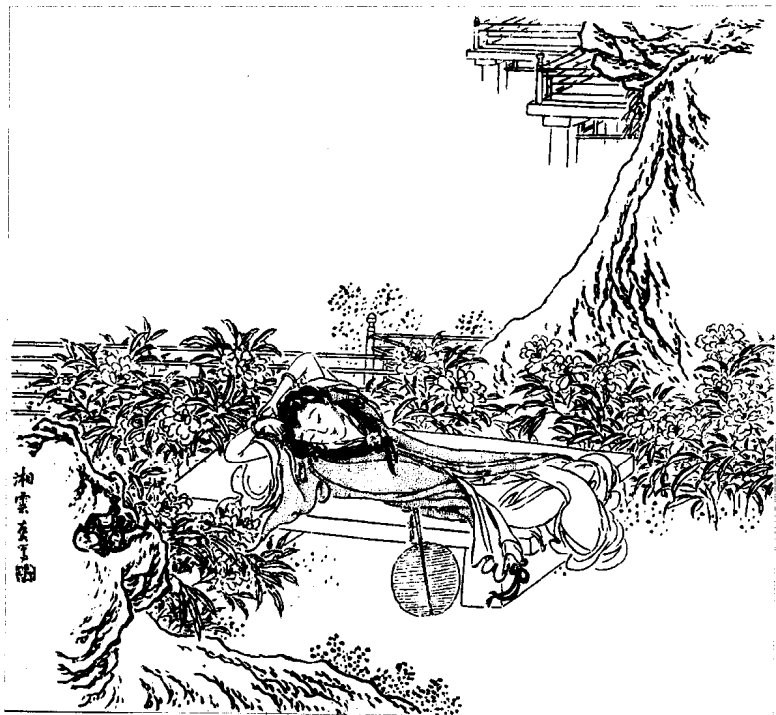


探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才自精明志自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。

清明涕送江边望，千里东风一梦遥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湘云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富贵又何为，襦袿之间父母违。

展眼吊斜晖，湘江水逝楚云飞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

妙玉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欲洁何曾洁,云空未必空。

可怜金玉质,终陷淖泥中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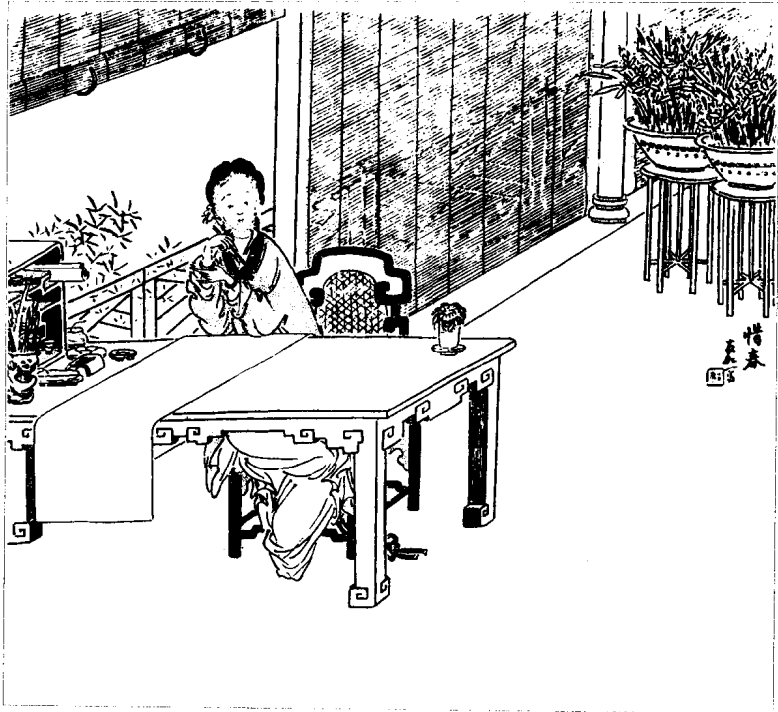


迎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子系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

金闺花柳质，一载赴黄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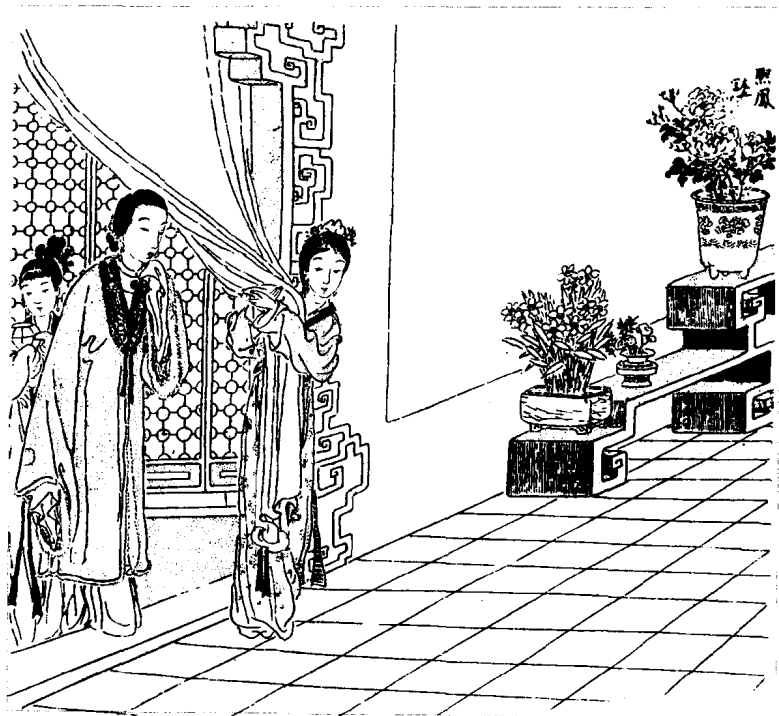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惜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勘破三春景不长，缁衣顿改昔年妆。  
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熙凤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凡鸟偏从末世来，都知爱慕此生才。  
一从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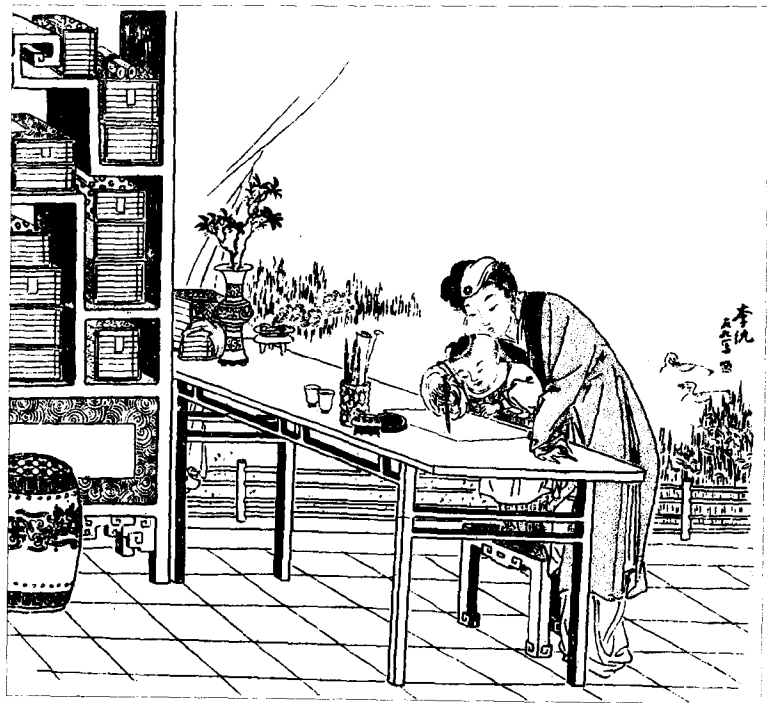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巧姐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势败休云贵，家亡莫论亲。  
偶因济刘氏，巧得遇恩人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李纨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桃李春风结子完，到头谁似一盆兰。

如冰水好空相妒，枉与他人作笑谈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可卿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  
漫言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实在宁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## 增订版序

本书再版，增入《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》一文，这是去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行的“首届国际《红楼梦》研讨会”上宣读的。我在初版《自序》中虽已声明不再写红学文字，但是终于经不起朋友们的热情鼓励，重理旧业。不过我当时在会场上曾说：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思想史的研究，并非正宗的红学论文，所以还勉强算是没有破戒。当然，这种辩解其实只是自我解嘲而已。

经过三、四年的时间，本书的中心观念似乎尚足聊备一说。但是由于这一段时期正是红学史上最自由奔放，因而也最有成绩的阶段，细节方面自然有不少应该损益的地方。可惜我个人的本业工作太忙，不能对本书进行细致而深入的修订。除了在第一篇的两个附注中增添了一些新资料之外，其余只好一仍旧贯。这是必须请读者原谅的。

我个人最感觉欣慰的是本书曾得到俞平伯先生的谬许。1978年11月我曾有机会和俞先生当面讨论过本书中的某些观点，他事先已看过本书，认为我所采取的文学考证的路向大体上是不错的。最使我惊诧的是他对“自传说”的深刻怀疑。他说他自1920年代以后便不相信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了。但是由于“自传说”因脂砚斋评语的发现而大为流行，他已无力遏止这一股狂潮了。因此他一直是沉默来表示他的异议的。这件事最可以使我们省悟到治学必须实事求是，万万不能盲目地追趋风气。



这几年来，海内外从文学观点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著作已愈来愈多。我在七、八年前对于新“典范”的期待竟已成为事实了。今后我最大的愿望便是在这个新“典范”的时代里做一个红学的忠实读者！

余英时

1981年9月1日

于美国康州之橘乡